



集体记忆与盛世构造——乾隆二十五年的蒙古相扑

陈圣争¹, 常建香²

摘要: 相扑在中国古代社会颇为流行,尤其是在清代,这一活动在满族、蒙古族极为盛行。本文从考证学角度对这段史料做出梳理。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帝例行木兰行围,在宴会蒙古各部时,蒙古各部献上相扑等4大民俗表演。乾隆帝为之作有《塞宴四事》4诗,当时蒋士铨、王昶、钱大昕、王鸣盛、石韞玉诸人亦随之纷纷赋咏。这次君臣集体性对相扑等表演的共同记忆,在构造了一个盛世盛况的同时,也将清代的相扑形态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为深入了解相扑在清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文献材料。

关键词: 相扑;乾隆帝;集体记忆;乾隆盛世;民俗表演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2-0068-05



A Collective Memory to Construct a Millennium: Brief Review of Mongols' Sumo in Qianlong 25 Years

CHEN Shengzheng¹, CHANG Jianxiang²

(1.School of Humanities,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Abstract: Sumo was quite popular in ancient China, especially among the Manchus and Mongols in Qing Dynasty. The paper reviews thes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aspect of textual research. In the 25th year of Qianlong when the emperor routinely went to Mulan for hunting, the Mongols presented four folk performances including sumo at the banquet. Emperor Qianlong wrote four poems for those performances. Some officials like Jiang Shiquan, Wang Chang, Qian Daxin, Wang Mingsheng and Shi Yunyu followed the Emperor to write poems. The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sumo has not only constructed a grand occasion of a millennium, but also described sumo performance vividly. This has provided beneficial literature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mo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sumo; Emperor Qianlong; collective memory; heyday of Qianlong's reign; folk performance

相扑,在中国古代又叫角觚、角力、相搏、相攒等^[1]。这种类似于摔跤的运动,在战国时代就已滥觞,据《礼记·月令》记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2],其起初形态属于天子“讲武”性质的礼制乐舞。后约略在宋代时出现分化,官方有专门的相扑手和管理机构,每逢节庆,宫廷会有大规模的相扑等乐舞表演;而民间相扑也日益兴盛和多样化,出现众多的相扑比赛和相扑高手,相扑也逐渐成为民间杂戏之一。其后,相扑运动虽因各种原因,一度陷入低迷,但并未完全消失,在民间一些民俗节日或私人场所依然流行。

至清代时,相扑在官方和民间极为兴盛。清统治者颇为重视,还曾专门设立“善扑营”机构,“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为角觚之戏,名善扑营”,以专门培养和训练八旗子弟的相扑技艺,以作为宴飨宾客的表演,“凡大燕享皆呈其伎,或与外藩部角觚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缗以旌之”^[3]。这一活动在当时的蒙古族更为普遍,“相扑之戏,蒙古所最重,筵宴时必陈之”^[4]。

在清帝王中,乾隆帝是最为喜好相扑表演的帝王之

一。“纯皇最喜其伎”,而对于相扑表现优异者,他不仅能直接呼出其姓名,有时甚至还会超拔简任,“其中最著名者为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有自士卒拔至大员者,盖以其勇挚有素也。”^[5]这可能是当时满族素重勇武,且乾隆朝大小战事频仍,通过相扑,一则可以检阅军队的战斗力,二则在宴飨时表演可以体现国力强盛、威加四海等意,是以乾隆帝极为喜好相扑表演。

1 木兰秋狝与相扑表演

木兰行围,创制于康熙帝,是清代的一项大典,是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之后逐渐形成的一项政治制度。“木兰”本是满语,即“哨鹿”、捕鹿之意,“秋狝”则是指狩猎的时间一般在每年农历八九月举行。康熙二十年后,蒙古各部将距离热河东北约150 km(三百余里)处的蒙古属地献出以供康熙帝秋狝,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清代各帝秋狝的固定场地——“木兰围场”(在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4旗的接壤处),“其地毗连

收稿日期: 2016-02-23

第一作者简介: 陈圣争,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E-mail: csz174@163.com。

作者单位: 1.楚雄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2. 楚雄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



千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故群兽聚以孳蓄”,而成为清代“讲武绥远之区”^[3]。乾隆帝秉承祖制,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至乾隆五十六年,他曾四十多次到此行围,尤其是青壮年时,几乎“每岁举行秋猕之典”,其目的固非如“汉、唐诸君较猎于上林、骊山,惟知驰骋田猎之为娱”^[3],亦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其主要目的乃是为了“驾驭诸蒙古,使之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5]。

每年的八月初(农历,下同),乾隆帝即御驾起程前往木兰,途径热河行宫时,“近边诸蒙古王公例来迎谒”^[5],并向乾隆帝进献牛马驼等物产,在行宫停歇数日后,即前往木兰围场狩猎。行围时,“蒙古、喀尔沁等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之役。”^[3]其中,在热河行宫和木兰行围结束后,乾隆帝都会大摆盛宴,并令演诸戏,相扑即是一种。据载,乾隆帝“未至木兰之前,途次每到行宫”时,辄坐在行宫门外令卫士较射,“射毕,有跳驼、布库诸戏,皆以习武事也。”^[5]而在行围结束后,蒙古诸扎萨克进宴于乾隆帝及随行王公大臣等人,席间又有各种乐戏表演,“又陈布库、诈马诸戏。布库不如御前人,而诈马乃其长技也。”^[5]“布库”为满语,即汉语所言“相扑”,赵翼对此有着详尽的描述:“布库,亦谓之撩脚,本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领及襟率用布七八层密缝之,使坚韧不可碎。初则两两作势,各欲俟隙取胜,继则互相扭结,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仆矣。既仆,则敛手退,胜者跪饮一卮而去。”^[5]

这之中已对相扑的比赛胜负规定、赛时衣着、比赛场景及胜负者的退场情形都有较为明确的记录,尤其是衣着方面的描述,这是以往相扑资料中所没有的,为考察当时的相扑形态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材料。

关于相扑的形态,赵翼在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随乾隆帝木兰行围时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和描述,其《相扑》诗曰:“黄幄高张传布库,数十白衣百于鹭。衣才及尻露两裆,千条线缝十层布。不持寸铁以手搏,手如铁煅足铁铸。班分左右以耦进,桓桓劲敌猝相遇。未敢轻身便陷坚,各自回旋健踏步。注目审势睫不交,握拳作力筋尽露。伺隙忽为叠阵冲,捣虚又遏夹寨固。明修暗度诡道攻,声东击西多方误。少焉肉薄紧交纽,要决雌雄肯相顾。翻身侧入若擘鹞,拗肩急避似脱兔。垂胜或败弱或强,顷刻利钝难逆睹。忽然得间乘便利,拉肋摧胸倏已仆。胜者跪饮酒一卮,不胜者愧不敢怒。由来角觝古所传,百戏中独近戎务。技逾蹴毬练脚力,事异拔河供玩具。国家重此有深意,所以习劳裕平素。君不见教坊子弟也随行,经月不陈默相度。”^[6]

全诗首二句即点明相扑的场面和阵势,乾隆帝正坐中央黄幄下,命令相扑表演后,随即有数十个身着白衣相扑手列阵而前。第三、四句则是写相扑手的衣着情况,至于衣着的式样到底如何,结合其笔记和诗句来看,是窄袖的白布短衫“搭裤”,短衫刚好过腰及臀,而衣领和衣襟则用布缝了七八层左右,这是为了防止两人手臂相交在角力时衣服出现滑落或撕裂等情况。又据《塞宴四事图》可见,相扑手除了上身这搭裤外,下半身为紧身的布裤,衣裤之间再系一块围裙模样的饰衣,腰间用束带紧缚,可能是为了方

便灵活运动,而脚上则是套一双直筒的靴子,与清代晚期那种搭裤着装——“胸膛坦露,脚上穿的是半高统前后出尖的刀螂趾靴子”^[7]——有着很大的不同。

其后二十来句则是详述相扑手之间搏斗情形。“不持”2句,可见当时的相扑规定只是徒手相搏,不允许携带使用任何器具,是以其关键就在于臂力和脚力,“铁煅”、“铁铸”两词已极力渲染相扑手威武刚猛。“班分”2句则是点出正式相搏之前两队人马之间的气势:相扑手们按队列两两对峙,形如劲敌。因此谁也不敢贸然进攻,各自盘旋踏步而目不转睛地在寻找对方可能存在的弱点。互相观察之中又时刻不能掉以轻心,且精神处于高度集中的准备状态当中,紧握双拳,筋脉毕露,“未敢”4句将相扑手正式交锋前那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描摹尽致。“伺隙”4句则是写试探交锋的情形,或许是某一方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又或者某一方突然发现对方露出了一个破绽,是以另一方全队冲锋陷阵地扑了上去,然而乘虚进攻并未取得明显效用,还是被对方给遏制住了,双方因此又陷入了僵持的对峙当中。是以双方又不停地变换阵势、阵法以试探对手的虚实。在经过试探阶段后,迎来了真正的交锋较量,相扑手们开始贴身肉搏,身体互相扭在一起,此时他们心中唯一的念头就是将对方摔倒在地,是以都拼尽全力,蓦地一人像鹞鹰一样迅猛翻身扑向对手侧肩,准备顺势摔出,但对手亦如脱兔般迅速地将肩膀反转而避开了侧面一扑。眼看就要得手的一扑在被避开后就暴露了自己的后门虚防,顷刻间形势突然逆转,但双方都是好手,又陷入互相胶着状态,谁胜谁负实在难以预料。“少焉”6句将相扑手间的你争我夺描绘得惊心动魄,精彩纷呈。可以想见当时的观者情景,他们都不禁地跟着心弦紧扣——在某相扑手突然使出某一奇招时或许不禁为之喝彩,当招数落空时又不禁大叹遗憾,而又陷入被动时,则不禁为之心忧。最后终于某一方发现了对方的破绽,趁势拉住对方的两肋而横胸一击,但闻“啪嚓”一声,对方终于被撂倒在地上。根据比赛的规则,倒地者即输,输者则起身敛手而退立一旁,心中既是羞愧又夹杂着一些不平之气;而胜者则得以赐酒一卮,跪饮后谢恩而退。一场扣人心弦的相扑比赛也就到此而结束。

全诗后八句则是点明相扑在当时的政治意义,相扑并非像是蹴鞠、拔河等百戏只是游戏般地练脚力、手劲而形同玩具,它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当时更具有着传统的“讲武”遗制,即可以作为操练军士的一种方式,它的深意也就在于通过这一比赛而让军士在平素就加强练习,居安思危,时刻准备。是以即便在宴会上它只是一种助兴的表演,但因为是国家所重,因此它在各种乐舞、百戏中也就具有了独特的地位。且据赵翼的记载,乾隆帝每次木兰行围结束宴会蒙古诸王公时,都会令“陈布库、诈马诸戏”,甚至还会让他御前的相扑手与蒙古相扑手互相比赛,而蒙古的“布库不如御前人”^[5],且不论实情到底如何——是蒙古相扑手确实不如乾隆帝御前相扑手,还是蒙古相扑手故意输于御前相扑手,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彰显出其另一层政治意义,即宣扬国家的震慑力量和加强民族的融合团结。



2 相扑表演与《塞宴四事》诗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乾隆帝又例行到木兰行围。八月十八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前去木兰,二十五日,乾隆帝一行到达避暑山庄,在山庄休整一天后于二十七日从山庄启驾前往木兰,三十日,到达硕隆哈达大营准备行围,蒙古诸王公、台吉例行前往行宫觐见,乾隆帝“赐王公大臣并蒙古王公、台吉等食”^[9]。从九月初一到九月二十四日,乾隆帝行围于整个木兰围场,在九月九重阳节时,乾隆帝侍奉皇太后早膳后又行围,行围归来,蒙古王公等例行进宴、进贡。蒙古族的进宴、进贡,虽皆是木兰旧例,但乾隆帝为表示体恤而没有接受贡品,且还将蒙古诸王公的公宴、私宴数宴合一,“旧例木兰行围,扎萨克、盟长等进公宴,家宴凡数次,朕命合数宴为一。所贡之马驼牛羊,并却不纳,既以联中外一家之情,兼写体恤之意云”^[9]。在这次的宴会上,蒙古各部还进献了他们的4项传统表演节目,相扑即为其一,乾隆帝侍奉皇太后一同观看诈马、相扑等戏^[9]。

乾隆帝看后龙心大悦,即为赋咏《塞宴四事》诗四首,以记录这次盛宴的欢乐之情,它们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当时极为珍贵的民俗记录。尤其是关于蒙古的相扑,则还带有着“临边讲武”^[9]之意,成为民族融合和乾隆盛世的象征。乾隆帝在《塞宴四事·相扑》序言中首先揭明“相扑”是蒙古和清朝的旧俗制度:“相扑之戏,蒙古所最重,筵宴时必陈之。国朝亦以是练习健士,谓之布库,蒙古语谓之布克。脱帽短襟,两两相角,以搏踣仆地决胜负,胜者劳以卮酒。厄鲁特则袒裼而扑,虽蹶不释,必控首屈肩至地乃为胜。彼嘉其壮,赐之羊羶,则拱臂探掬,顾盼咄吞,声若饮歊。”^[4]

蒙古旧俗最重相扑,而且筵宴时必定会表演,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相扑发展史上的“礼制乐舞”遗意。至于“两两相角”、“以仆地定胜负”、“胜者赏酒”等行为,一如赵翼此前所述,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蒙古的相扑与清朝的相扑基本一样。此外,在序言中还记录了厄鲁特部的相扑,结合《塞宴四事图》来看,厄鲁特相扑手是袒裼上身、赤脚、着一短裤而已;而且相扑的规制也不一样,厄鲁特相扑必须要抓头按肩,整个人被按在地上才算分胜负。其详情则如诗:“健儿揜袖短后衣,席前相扑呈雄嬉。拖拽拗拉矜矜拱,踉蹌踉蹌踉蹌且。乘间伺怠出以奇,恣然蹶蹶力不支,胜者赐酒踞饮之。别有厄鲁均新附,其扑法乃异旧部。露身赤脚惟着袴,撇掇踉蹌空拳赴。失计忽仆伏地据,腾跳翻作康王跨。两肩着地头倒竖,方得谓之决胜负。胜者扬扬意实欢,负者反求微腴颜。宣传典属呼来前,上方肥羊出厨盘。长截硕臞如举山,匕箸不设俾恣餐。谁识不足君所言,快哉大嚼真壮观。岂对屠门空望悬,跪振双臂攫且转。右哆左噏直下咽,倏似长鲸吸百川。意气自若殊昂轩,均令染指果腹便。小哉食肥张齐贤,是盖卫拉旧俗传。示恩奖勇一试旃,食罢命前面询焉,弗兹食者阅十年。据云准噶尔自喇嘛达尔扎构衅以来,日就凋敝,不得如此饱啖者十年于兹矣。”^[4]

此诗在艺术上虽不甚高妙,但对于相扑之事却记载详明。对于一般满族的“布库”(蒙古的“布克”),像赵翼《相

扑》诗用了26句来栩栩如生地刻画从出场、探试、交锋、逆转、分出胜负等场面,而乾隆帝只是用了7句诗语来概括,前两句是出场,第三、四句则是相扑手之间的拉锯战,第五、六、七句则是记述相扑最终定胜负的场面。不过,第三、四句颇有特色的是,第三句连用六个带“扌”(提手旁)之字,主要形容上半身(手)的动作,而第四句则连用6个带“足”之字,以突出下半身(下盘)的动作,这虽是以简略的词组来概括,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想见相扑手足相搏之态。其后用十句亦记述厄鲁特相扑,其特异之处一如序中所言。其后则用17句以记述赏赐厄鲁特胜者时的一些表现。

全诗共34句,写两种相扑和赏赐各占其半,由此可见乾隆帝在一定程度上更偏向于他的施恩,在赏赐的过程中体验一种施恩者的快感,尤其是因为厄鲁特乃是新近归降清朝者。厄鲁特部本是生活在天山南北西部蒙古,后与准噶尔部联合成立准噶尔汗国,是以又称之为准噶尔。乾隆十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棱染瘟疫而逝,其后策棱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继汗位,但在乾隆十五年时,部众又拥戴其庶长子喇嘛达尔札为首领,从此准噶尔陷入争位之中。乾隆十七年,准噶尔部达瓦齐及策棱女婿阿睦尔撒纳等人杀死喇嘛达尔札自立为汗,是以在乾隆二十年二十四年,清政府相继出兵平定了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大、小和卓叛乱,厄鲁特也因之降附。是以御制诗诗后小注曰:“据云准噶尔自喇嘛达尔札构衅以来,日就凋敝,不得如此饱啖者十年于兹矣”^[4],从喇嘛达尔札争位始,到乾隆二十五年,恰是10年之久,这10年间,因为准噶尔内讧和与清政府的战争,百姓几乎民不聊生,自是难得饱餐朵颐。诗中极力渲染赏赐厄鲁特相扑手时,在大块大块的肉面前,相扑手那狼吞虎咽的场景,固然有着对百姓生活之苦的怜悯,但亦是为了显示国力强盛(平定新疆的3次战役,后来皆为乾隆帝津津乐道的“十全武功”之一)和民族融合的太平盛世之景。

3 集体记忆与盛世构造

又据载,乾隆帝在行围宴会之时,有时候他亦会“引诸文士赓唱终夕,以示暇焉”^[3],既然是太平盛世,自当是君臣同乐,尤其是爱好诗文的乾隆帝更是经常会与臣工相唱和,以点缀太平。即便是木兰行围,随行的除了王公大臣之外,也会有一些颇善文辞的军机处章京、翰林学士的随行,以便文书草诏和赓唱叠吟。

这一次的木兰行围,随行文士虽乏明确记载,但据当时一些诗文集看来,大致可确定王昶、钱大昕、王鸣盛、蒋士铨、石韞玉等人应在随行之列^[11]。他们受乾隆帝《塞宴四事》诗的影响,亦纷纷赓咏这次蒙古族所进献的4种民俗表演,分别写下了诗赋以题咏相扑,如王昶、蒋士铨《相扑》诗、王鸣盛《相扑行》诗、钱大昕《恭和御制塞宴四首·相扑》诗、石韞玉《塞宴四事赋》等。

先来看王昶之诗的描述:“一人突出张鹰拳,一人昂首森獬肩。欲搏未搏意飞动,广场占立分双甄。猛虎调尾宿莽内,苍鹞侧翅秋云岭。须臾忽合互角觝,挥霍掀举思争先。擣虚时时见蹴踏,扼吭往往愁倾颠。壮心终拟作后劲,努力



宁肯输先鞭?三禽三纵逾拗怒,再接再厉纷腾筹。曳柴伪逊陋狡狴,举鼎绝猿犹喧阗。要使一蹶不复振,如鸟蹋翅鱼投筌。胜者昂藏作山立,命酒饱食黄羊鲜。相又相扑虽小技,较艺亦足威穷边。岂如翘关拔河戏,仅资嗷嗷夸轻儇。”^[10]

此诗直接开门见山地描绘二人相扑之景,在未交锋之前,二人各自严守阵势,并打量对方防守如何;交锋之后,二人的动作都很迅猛,都想一把就把对方掀翻在地,然而双方力量相敌,几经回合之后,耐力更强者显得更有计谋,最终得赢。对于厄鲁特相扑,则仅用“如鸟蹋翅鱼投筌”以形容,即输者双肩被控、头被倒竖,连用“饱食黄羊鲜”,在必须事先对厄鲁特相扑有所了解(乾隆帝《塞宴四事·相扑》就记载颇详)后,才知道这几句诗是关于厄鲁特相扑,否则就不明就里,或以为仍是一般的布库表演。最后4句则犹如赵翼《相扑》般,点明相扑的地位并非是简单的拔河诸戏,而是有着“威边”的重要意义。

再看钱大昕之诗:“高秋曲宴红氍毹,布库之戏古所无。壮士脱帽胆气粗,先声直欲吞於菟。空拳搏蹕两两俱,腾踔撇捺百变殊。角力以智分锱铢,失势一蹶愧弗如。何人得隼酌以觚,整暇自谓可贾余。彼哉厄鲁亦善斗,坦腹跳足不巾袖。老拳怒臂发以骤,使气气出若饕餮。强者植立弱者仆,伏而盐脑亟相就。屈辱著地昂其脰,有睨面目悔大缪。胜负既决斯放手,曰四卫拉俗之旧。吾皇顾之乐且康,何以予之蒸黄羊。天厨禁脔大嚼忙,以手为箸腹为囊。鞠躬再拜顿地抢,食指不动已十霜,一饱何幸在帝旁。天章颁示纪事详,升平同乐志不忘。”^[11]

此诗开篇则先点明时节、环境,对于通行的相扑也仅用八句概括地描述其事先声势、搏斗场景及胜负情况等;其亮点较之王昶之诗则在于对厄鲁特相扑有着较为详细地描绘,不过一如乾隆帝之诗,用10句以概括其着装、搏斗场面及胜负规定等;其后诗句亦是亦步亦趋地紧跟乾隆帝之诗,在于描写乾隆帝对厄鲁特相扑手的赏赐场面。

再来看王鸣盛、蒋士铨二人之诗:“相扑之戏良近古,名为角觚实习武。赳赳壮士夸泉雄,乌获庆忌不足数。魁结单绞好装束,毒手老拳分什伍。一人攘臂昂然来,一人竦立相支柱。跳踉乍作之而攫,挥霍还成左右据。强者益奋弱不甘,互格交撑气三鼓。突马批亢忽捣虚,失势一落首为俯。颁来法酒用旌良,别遣翘材陈兀鲁。猛鸷虽同扑法殊,袒裼直前闚虓虎。翩翻趯捷同都卢,投掷盘旋类超距。一已颠踣一未休,急腾而上犹余怒。伏盐其脑乃为胜,意气昂藏勇可贾。大官羊羶亟命赐,立饫何烦生折俎。禁脔快意恣属餍,食罢倨倭仍拜舞。自言准人凋敝余,此腹久负嗟终窶。今隶天朝获献技,十载长饥一朝补。方知慕义悔不早,永备千椒归圣主。”^[12]“希鞬扑跌两健儿,角抵之戏古有之。衣袴裹身贴肌肤,不使分寸容握携。交臂控执相檠檠,如挽强弩夺旌麾。搏犀搏象全力持,壮趾山立头巍巍。雄心猛气不相下,失势一踣分胜衰。衰者退缩胜者踞,捧觞顾盼颜光辉。蒙古布克我朝曰布库,习练勇力旧制遗。吾皇董率不少废,豹尾之后辄以随。回部新降厄鲁特,袒裼徒搏尤盱眙,闪烁旋转侧复欹。一为虎踞一蹲踞,牵挽尚如滚地狮。其一翩然若跨骖,制压两胛提鬣髻。

绝吭断脰势且危,败马仰天同伏雌。强弱既分系宠辱,诏颁肥瘠连蹄足。东方割胙未须廉,樊哙啖肩何必熟?颇同壮士气吞牛,奚让将军飞食肉?求牧欣承一饱恩,羸角惭枵十年腹。噫歔噫!圣人脱尔落网间,持尔于危扶尔颠。匹夫敢勇宁堪恃?须识天威咫尺悬。”^[13]

两首诗从结构和立意上来说,几乎完全一致,首二句首先点明相扑的历史渊源,其次描写通常相扑的场景,再次记述厄鲁特相扑的新异所在,最后描写赏赐厄鲁特相扑手的场景。不过,王鸣盛之诗多用白描之笔描绘相扑之景;而蒋士铨则多用文学性词汇修饰、比喻,尤其是厄鲁特相扑手在吃肉时那狼吞虎咽的气势,连用典故以表现其饕餮吃相,颇有意致。另在颂圣的感叹上二诗稍有差异,王鸣盛是站在厄鲁特相扑手的角度,感叹清朝之盛,悔恨归附太晚;而蒋士铨则是站在清朝的立场,告诫厄鲁特相扑手不可以武力恃强,当知乾隆帝以圣人之心救厄鲁特于水火,且天威在上,当怀感敬之心,诚心归附之意。

此外,石韞玉亦作有《塞宴四事赋》一首,其中关于相扑的一节为:“又有伧伧勇夫,相扑为戏,名曰布库,国语曾记。分曹角胜,徒手从事,耽耽虎视之威,蹶蹶熊经之势。决胜负于须臾,亦瑕攻而隙伺。胜则有卮酒之劳,豚肩之赐,酒立饮其何辞,肉怀归而弗弃。彼军士以运甕习勤,射夫以主皮表异。缅古人之所为,庶有符于斯义。”^[14]

赋语是将通行相扑与厄鲁特相扑合而并述,简短而概括地记述了相扑场景和赏赐之盛,最后点明相扑的意义与先秦时“射不主皮”虽形异而意同,即是国家礼乐的一种表现。

通观以上4诗1赋来看,它们关于相扑的记述或详或略,有的在于对相扑场景的描述,有的则是在于对当时最新的厄鲁特相扑的描述。尤其是关于这次宴会上表演的厄鲁特相扑,乾隆帝和群臣都对这新异的相扑表现出一定的新奇之心,但他们的重心都是在于赏赐时厄鲁特相扑手的表现并由兹而引发的感叹。乾隆帝在悉知厄鲁特相扑手10年没有饱餐后,故生恩施天下之心,而钱大昕、王鸣盛、蒋士铨亦一再说“食指不动已十霜,一饱何幸在帝旁”、“今隶天朝获献技,十载长饥一朝补”、“求牧欣承一饱恩,羸角惭枵十年腹”,感慨皇恩浩荡,通过这件事而共同构建了一个天下太平、四海归一的盛世之景。

4 小结

相扑起初虽为角觚之戏,但从起源上来看,本有一定的“礼制乐舞”之意,即是彰显国家强盛的一种象征。其后,在两个层面发展,一是发展为民间百戏,一是成为国家筵宴上的一种表演。清代的相扑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礼制“讲武”的遗意,在木兰围场的相扑比赛,更是为了显示绥远、威边之意。

乾隆二十五年这次木兰围场的相扑表演,除了通常的相扑比赛外,更是因为新疆的平定,厄鲁特蒙古的内附,上演了厄鲁特相扑表演,意义深远。乾隆帝君臣集体记忆了这场塞宴欢盛的局面,共同构建了一个民族融合、国力强盛、万邦来服的盛世景象。



注释:

【注1】王昶、钱大昕、王鸣盛、蒋士铨、石韞玉等人咏相扑之诗赋，或其诗文集纪年明确注明为是年所作，或其诗下小序即照搬乾隆帝《塞宴四事·相扑》诗序，诗题揭明为恭和御制诗，是以大致可确定他们随行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如果是事后命题所作亦有可能。

参考文献:

- [1] 调露子.角力记[M]//“名目”.丛书集成新编: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370.
- [2] 礼记·月令[A]//礼记正义:卷17//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382.
- [3] 昭槱.嘯亭杂录·嘯亭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395,395,219,219,219,219,219.
- [4] 弘历.塞宴四事·相扑[A]//御制诗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322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4,354,354-355,355.

- [5] 赵翼.檐曝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3,13,13,13,13.
- [6] 赵翼.瓯北集:卷5[M]//赵翼全集(五).南京:凤凰出版集团,2009:79.
- [7] 王世襄.清代的相扑[J].紫禁城,1981(1):5-7.
- [8] 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M].台北:华文书局,1968:9121,9125,9125,9129,9135,9049.
- [9] 弘历.蒙古王公等进宴即席得句·诗注[A]//御制诗三集//清代诗文集汇编:3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3.
- [10] 王昶.春融堂集:卷8[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145.
- [11] 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5[M]//钱大昕全集(1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81.
- [12] 王鸣盛.西泠居士集:卷9[M]//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114.
- [13] 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27[M]//忠雅堂集校笺(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774-1775.
- [14] 石韞玉.独学庐初稿:卷1[M]//续修四库全书:144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9-320.

(责任编辑:杨圣韬)